

·开卷有思·

深挖传统的现代甘泉

——评田军《新诗经时代》

◇晨之风



《新诗经时代》
田军 著

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星空中，地域写作始终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田军的诗集《新诗经时代》以其深厚的乡土情结和现代诗意表达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融汇传统与现代、个人与家国的文学图景。这部诗集不仅是诗人个体情感的抒发，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样本，折射出当代中国诗人对文化根脉的追寻与重构。

《新诗经时代》的书名本身即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。《诗经》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，代表着诗歌与土地、人民最本真的连接；而“新”字则暗示诗人试图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现代转换的雄心。田军将自己的创作置于这一宏大的诗歌谱系中，既表达了对传统的敬畏，也彰显了创新求变的现代意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《诗经》收录了陈地的诗歌《陈风》十首，这是今天的淮阳乃至周口地域文化引以为傲的事情。这种定位使得田军的诗集超越简单的地域风情描写，升华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觉建构。

翻开诗集，四辑结构的安排匠心独运，形成了由外而内、由宏大到细微的情感脉络。

第一辑“颍河风光颂”如同恢宏的序曲，将周口地区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交融呈现。《在沙颍河畔》这首诗继承了中国诗歌“江河咏叹”的传统（如《诗经》中

的河川意象），又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核。沙颍河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或乡愁载体，而是变革、力量与自由的象征。诗人通过“河畔”这一时空交汇点，既捕捉了自然之美的永恒性，又彰显出人在新时期的自我觉醒——这是一首属于现代人的、充满行动力的田园诗。在《周口，我的文学之乡》等诗中，诗人以土地之子的虔诚，歌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。这种歌唱不是简单的赞颂，而是带着历史纵深感凝视。

第二辑“新诗经时代”作为诗集的核心，集中体现了田军的诗歌理念与实践。诗人以淮阳为地理坐标，将龙湖、荷花、陈州古城等意象纳入诗歌版图，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有想象的诗意空间。《淮阳，新诗经时代》一诗可视为宣言式的作品，“这是中原的一颗明珠/日夜映照四方来客/清澈的湖水荡漾着人生四季/传唱着千万年的古老传说”，这首诗的深刻性在于，它超越了地域赞美诗的范畴，成为一场文化身份的当代仪式：湖水既是地理实体，也是时间容器；传说既是历史，更是被重新激活的现代精神。它证明真正的“新诗经”精神，并非复刻古诗雅句，而是像《诗经》采集民风那样，捕捉时代脉搏中永恒的人文心跳。在这里，诗人明确表达了连接《诗经·陈风》传统与当下书写的意图，实现了一种文化的接续与再生。组诗《问荷》《冬荷》《等你，在荷花苑》等通过对荷花的多维描写，既延续了中国诗歌的咏物传统，又注入了现代人的情感与哲思。

第三辑“温暖的乡村”将视角从城镇转向更广阔的乡村图景。田军笔下的乡村不再是怀旧式的田园牧歌，而是带着生活质感与温度的存在。《温暖的乡村》组诗中，以小标题《父亲的春天》《住在乡村的父母》《乡音》《温暖的乡村》《故乡很好》排列开来，组成一列列诗意的行板。“父亲在小院的躺椅上看着春天/母亲在青青的小菜园里忙春天”这样的意象，既保持了诗歌的抒情性，又避免了过度美化，体现出诗人对乡村本质的深刻把握。《故乡的秋天》《秋日回故乡》等作品在季节变换中投射人生况味，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“悲秋”传统的同时，又赋予了新的情感内涵。尤其是《故乡的秋天》，这首诗超越了一般悲秋传统，以丰饶、温暖、喜悦为基调，展现了中国乡村秋日的本质——不仅是自然季节的轮回，更是人与土地情感纽带的集中体现。诗中“灶膛里的火”既是实物，亦是象征：它燃烧着农耕文明代代相传的生命力，照亮了工业化时代中逐渐模糊的乡土记忆。田军以诗为镜，让故乡的秋天成为每个人精神原乡的永恒定格。

第四辑“零碎的言语”收录了更为短小精悍的哲思之作，展现了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。从《最低的尘埃》到《有风的夜晚》，田军将时代特有的体验与个人冥想相结合，显示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容纳能力。《盛开的期盼》是一首充满历史厚重感与民族正义呼唤的现

代诗。诗人通过游览太昊伏羲陵岳飞庙的所见所感，将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交织，以极具张力的语言表达对英雄的敬仰、对奸佞的愤慨，以及对正义与公理的深切期盼。末节“热切地呼唤正义盛开的期盼”点明主旨，将个人抒情上升为时代共鸣。这些“零碎”并非散乱无章，而是如同拼图般共同构建了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。

田军的诗歌语言质朴与精致并存。他善于运用简洁的词语营造深远的意境，如《小村的月光》中“小村月光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/有时拉过一片云，害羞的样子/有时跳到树梢上，光彩照人”这般干净而富有张力的表达。其诗歌节奏舒缓自如，如河颖河水自然流淌，形成了一种吟诵性。这种语言风格既接续中国古典诗歌的凝练传统，又融入现代汉语的流畅特性。

在意象运用上，田军展现了深厚的艺术功力。太昊伏羲陵、龙湖、荷花、蒲苇、月光、乡村、河流等意象在诗歌中反复出现，但每次都有新的演绎角度。特别是对“荷”的多样化表现，从夏荷到冬荷，从外在形态到内在精神，诗人完成了一个传统意象的现代转化。这些意象不仅具有地域特色，更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符号。

《新诗经时代》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。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当下，地域文化面临着被同质化的危机。田军的诗歌创作可视为一种文化抵抗与重建的努力——他坚定地扎根于周口地区的地方性知识，通过对地方历史、地理、民俗的诗意转换，保全了文化的多样性。这种写作不是封闭的，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将地方性与普遍性相连接，如《拜谒祖国》中所体现的那样，将个人乡土情感升华为家国情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田军的诗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保持了现代性品格。他笔下的乡土不是复古的乌托邦，而是包含了现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结构。《周口港，我的秋水长天》这样的诗题本身就极具时代特征，诗人将现代体验纳入诗歌视野，显示了诗歌对现实的回应能力。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，正是《新诗经时代》的核心内涵——不是简单模仿《诗经》，而是继承其精神本质，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与情感。

《新诗经时代》通过四辑作品的有机组合，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诗歌世界。从沙颍风光到陈地新景，从温暖乡村到零碎哲思，田军完成了对一方水土的诗意重塑。

田军的诗歌实践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深挖一口井比漫游整个海洋或许更能找到清澈的水源。《新诗经时代》正是这样一口深井，从中涌出的是混合着泥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甘泉，滋润着那些在浮躁时代渴望安顿心灵的人们。这或许就是诗歌在当代最重要的意义——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理解和拥抱现实，最终实现诗意地栖居。

·墨香心迹·

墨香里的远行

◇陈冲

小时候，我以为旅行非得背起行囊、踏上列车才算，后来才明白，最辽阔的旅程，常始于翻开一页书的刹那。不用车票，不问归期，只要一盏灯、一本书，便可穿越千山万水，抵达远方。

喜欢在晨光微透时捧起一本诗集，让唐风宋韵拂过眉梢，让我的精神疆域日益丰饶。那些平仄起伏的句子，不只是文字，更是古人用生命酿出的酒。李白举杯邀月，苏轼夜游赤壁，李清照独倚西楼……他们的悲欢、豪情与孤寂，透过泛黄纸页依然滚烫。

那些经过千百年时光淘洗流传下来的诗词曲赋，不是尘封的古董，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，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魂，流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房。读一首《将进

酒》，便与盛唐共醉；吟一阙《水调歌头》，就同东坡共赏明月。这样的远行，何须舟车劳顿？

世界之大，文化之繁，若只靠双脚丈量，终其一生也不过窥其一隅，而书籍，却能让我在斗室之中，站在长安的城墙上、巴黎的塞纳河畔、撒哈拉的星空之下。

阅读，能在人迷茫时，为其点亮一盏灯。记得有段日子心绪低落，重读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孙少平在矿井下读书的画面，竟让我泪流满面。原来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，在于内心对光明的执着。书中的光，照见的不仅是他人的人生，更是自己未来可能成为的模样。于是，我渐渐学会在喧嚣中守住一方宁静，在困顿时仍相信远

方有光。

有人说，如今信息爆炸，短视频三分钟讲完一本名著，何必苦读？可我明白，速食的“知道”永远替代不了沉浸的“懂得”。唯有亲手翻过那些书页，让指尖沾上墨香，让思绪在字句间徘徊、停驻，才能真正与作者进行思想上的对话，完成一场精神的共振。这种过程或许缓慢，却无比真实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每日有书为伴，便不惧长路漫漫。阅读让我相信，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经历，更在于理解与超越。未来，我愿继续以书为舟、以梦为帆，在无垠的文字海洋里航行，那里有光、有风，有无数未曾谋面却早已相知的灵魂。